



替余



理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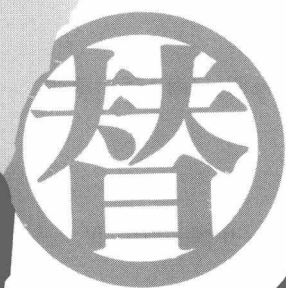
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谁都不能例外
每个都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吴侯阳◎著

TSHITUMADAN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替余理单

吴保阳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替仕途埋单 / 吴侯阳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222-06241-2

I. 替… II. 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0272 号

替仕途埋单

作 者: 吴侯阳

责任编辑: 朱海涛

特约编辑: 张超峰

装帧设计: 小徐书装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政编码: 650034

网 址: <http://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6241-2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 TISHITU MAIDAN

第一章 暴风骤雨

- 1 风起云涌 001
- 2 风声鹤唳 006
- 3 追狼 014

第二章 红颜苦泪

- 1 鹊巢鸠占 018
- 2 佳人行 024

第三章 惊涛骇浪

- 1 海啸 029
- 2 杀手铜 038
- 3 较量 045

第四章 大风歌

- 1 生死时刻 052
- 2 大风起兮 057

第五章 大雾弥漫

- 1 照片风波 064
- 2 江上烟波 071
- 3 龙穴提犯 076

第六章 硝烟四起

- 1 极地风云 086
- 2 风变 095
- 3 对决 100
- 4 替死鬼 110

第七章 湘江争霸

- 1 墓地交锋 119
- 2 权力之争 125
- 3 酒吧奇遇 136
- 4 后海鬼影 145
- 5 缘分天定 153
- 6 调虎离山 169

第八章 光影流年

- 1 女人心 177
- 2 为虎作伥 184
- 3 美女总编 194
- 4 调兵遣将 206

第九章 大雪有痕

- 1 老纪委书记 219
- 2 排档奇遇 222
- 3 红尘有爱 234
- 4 暗流 246
- 5 冤家 252
- 6 胡同里的小楼 258

第十章 蝴蝶计划

- 1 女人花 264
- 2 风云再战 274
- 3 破冰 280

第一章 暴风骤雨

1 风起云涌

花花绿绿的罗原城，水深如海。如果说罗原最不起眼，又最贵不可言的地方，还得算位于罗原鲁湾区的京湾大酒店。大名鼎鼎的罗原市慈善基金会，就设在这个不起眼的酒店里，旁边则是霓虹灯闪亮的罗原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酒店虽然不起眼，但是出入酒店的人物，却是罗原城最有钱有势的人物。当年罗书记离开罗原到省城当官后，新任市委书记庞瑞华的夫人姚千惠便吵着要出头露面，因此成立了这样一个慈善基金会，并由姚千惠亲自担任副理事长。

基金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可谓一无所有，只是由庞书记批示，从罗原市民政局借来了二十万启动资金，不过这个基金会却生财有道，短短几年内便累计收入三亿零四百万。而从柏向南当上罗原市市长开始，罗原的大批有钱人忽然都意识到了捐款给罗原慈善基金会的别样好处，于是捐款额暴涨，短短五年便累计进账十五点八三亿巨款。偌大的金额，等于是无论刮风下雨，每天纯进账七十二万人民币。

这个慈善基金会虽然是个扶困济贫的机构，但是与之打交道的却是罗原最有钱和最有权势之人。而姚千惠也因为妻随夫贵，出尽了风头，她不仅亲自打理基金会的各项事务，还拉上副书记夫人温如萍一起襄理。一时间，二位夫人的势力覆盖整个罗原城，可谓呼风唤雨，几乎无人能及。



因为这个缘故，并不起眼的京湾大酒店顿时便成了罗原最有权势的所在，也变成了罗原当权者的夫人俱乐部。罗原附近一带的富商、港澳台到罗原投资的商人无不对此地趋之若鹜，唯恨不得其门而入。姚千惠更是明码标价，凡是个人捐赠五十万，企业捐赠一百万以上者，方可获得领导人夫人的接见。捐款超过三百万以上的，可以担任基金会理事，累计到一千万以上，才能成为常务理事。成为常务理事就意味着能够经常和这些领导人夫人们欢聚一堂。

就在柏向南把崇化区的黄金地段批给邹慕平开发后不久，庞瑞华就被上调至省城接任新一届省委书记的职务，柏向南也顺理成章地成为罗原市市委书记兼市长。柏向南当上罗原市党政一把手后，妻子温如萍便经常以罗原市第一夫人的身份参加这个夫人俱乐部的活动。温如萍在慈善基金会中，跟姚千惠比起来，属于后起之秀，但她活跃的程度却不亚于姚千惠，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

温如萍有一手绝活，就是弹得一手好钢琴，具备相当高的音乐修养。每当夫人俱乐部以慈善晚会的名义举办各种活动时，其中最核心的节目，往往就是温如萍的钢琴演奏，而这样的晚会，必定是大款云集，为这位罗原第一夫人捧场。而姚千惠则带着一个满脸堆笑、脸色白净的年轻人，开心地记账收钱，忙得不亦乐乎。

此时的柏向南已经变得利欲熏心，经常把黑手伸向罗原的土地交易中，从中大捞油水。为了让自己得到更大的利益，在柏向南一手操纵下，罗原市的大部分地皮都不是公开招标，而是以私下关系进行批发的，因此在夫人俱乐部的热闹场面下，就隐藏着要在罗原获得土地的潜规则。

毫无疑问，温如萍和姚千惠这些罗原城最有权势的夫人们，等于就是罗原城的土地奶奶。也就从那个时候起，凡是在罗原进行投资和开发房地产的商人，最基本的潜规则就是要到鲁湾区的京湾大酒店报到，出手一千万以上，给土地奶奶烧香磕头，才有资格到所谓的慈善晚会去捧场。慈善晚会的入场券，也等于是允许在罗原进行投资的通行证。不遵守这样的潜规则，任何政府机关的一个基层科长，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把一个项目活活掐死。

但是一千万慈善款只是起步费而已。交纳了一千万，这些土地奶奶们只能保佑项目顺利进展，不会被各个基层的科长给掐死。至于要解决

实质性的问题，特别是优质地块、土地出让金和融资，区区一千万当然不够，还要用其他手段。不过只要烧香进贡得法，土地奶奶是非常灵光的，可谓无所不能。如果把罗原慈善基金会的捐赠名单曝光的话，罗原城的大亨们几乎可以被一网打尽，没有在网里的则已经被掐死了。

这天晚上，温如萍穿着光鲜的旗袍，和往常一样非常耀眼地出现在夫人俱乐部里。她静静地坐在钢琴边，面带微笑地注视着身后那些大亨们，然后慢慢回过头把手轻轻搁到琴键上，高低错落地弹奏起肖邦的名曲，围绕在她身边的则是从福利院里找来的一些小朋友，他们手拉着手，跟在温如萍弹出的旋律后面欢快地唱着幸福的歌曲。

一曲弹罢，温如萍轻轻走到台下，慢慢朝着站在角落里的姚千惠走了过去。姚千惠正端着高脚杯和一个年轻的小白脸谈笑风生，一眼瞥见温如萍走了过来，连忙拉着她给身旁的小白脸介绍着说：“这位就是我才跟你提起的罗原市第一夫人柏太太。”又满脸堆笑地指着那个小白脸向温如萍介绍着，“这位就是我过去跟你提起过的周啸虎，他给我们基金会可捐了不少款的。”

“你好，柏太太。”周啸虎举起手中的酒杯彬彬有礼地盯着温如萍，“柏太太不想喝一杯吗？”

“当然要喝的。”姚千惠笑着从旁边的酒台上给温如萍要了一杯鸡尾酒，递到温如萍手里，盯着她神秘地笑着说：“啸虎刚刚又给我们基金会捐了一笔巨款，他可真是个善心的活菩萨啊！”

“是吗？”温如萍盯着周啸虎轻轻笑着，“我代表罗原慈善基金会和那些福利院的孩子们谢谢你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太太！”周啸虎优雅地举起手中的酒杯，“来，柏太太，我敬您一杯。”

温如萍轻轻盯着周啸虎笑着，端起酒杯轻轻呷了一口。周啸虎等她喝过之后，才慢慢举起自己手中的酒杯轻轻喝着。

“你看，啸虎这孩子多懂事啊！”姚千惠夸着周啸虎对温如萍说：“你别看啸虎人年轻，生意做得可大着呢。还有啊，他太太长得很漂亮的，有机会要他带他太太一起来给我们看看的。”

“一定一定。”周啸虎微笑着对着二位夫人轻轻欠了欠身子，“只不过我们家那位是个粗人，走不上台面，就怕二位太太见过了就要笑



话了的。”

“周先生长得英俊潇洒、气宇不凡，想必周太太也一定有着沉鱼落雁之容的。”温如萍客套地跟周啸虎寒暄着，她实在想不通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怎么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积聚这么大的财富？听说三年之前他还只不过是D省的一个拥有三千万资产的小商人而已，可仅仅不到三年的时间，他就已经给罗原慈善基金会捐赠了三千一百五十多万的慈善款，难道他真的像邹慕平夫妇那么有本事吗？

温如萍正低头沉思着，姚千惠却轻轻拍了拍她的肩头，指着不远处说：“如萍，那边有我一个老相识，我带啸虎过去打个招呼，先失陪了。”说着，也不等温如萍说话，就下意识地轻轻拉过周啸虎的手慢慢朝着她说的那位老相识的方向走了过去。

温如萍紧紧盯着姚千惠拉着周啸虎的手，抬起头若有所思地盯着周啸虎的背影看着，嘴角忽然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难道外面的传言都是真的吗？听说当初周啸虎为了在基金会混得一席之地，居然不惜向银行贷款来捐款，以此打开进入罗原的门路，像这样有胆识有魄力的年轻人又有什么事他不敢做出来的呢？

温如萍的眼睛又落到姚千惠和周啸虎紧紧牵着的手上，她忽然明白了很多从前并不知道的事情。温如萍没有过多的心思去琢磨姚千惠和周啸虎的事，她突然觉得有些疲惫，便走到休息室准备休息一会儿。正当她斜躺在沙发里准备打个盹时，身旁手包里的手机铃声叮叮咚咚地响了起来，一下子把她从迷糊的状态中给惊醒过来。

“喂，是如萍姐吗？”对方带着哭腔，温如萍听得出来，话筒里传出的那个又尖又细的女人声音心里很急，连语调都变了声。

“是海琴吧？”温如萍漫不经心地对着话筒问着，“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你先别急，慢慢跟大姐说。”

“大姐，求求您，救救我们家慕平吧！”田海琴在电话那头抽泣着，“刚刚公安局来了一帮人，把慕平给带走了！看样子，是出大事了！”

“什么？”温如萍不禁心头一惊，“你说公安局的人把慕平带走了？是不是什么事搞错了，公安局的人不是不知道我们的关系，怎么会把慕平给抓走了呢？”

“是真的！大姐，公安局来了一帮气势汹汹的人，什么也没说就把慕

平给带走了。我这一时半会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给您打了电话。大姐,您可一定要帮帮我,帮我把慕平给救出来啊!”

“你先别哭,慢慢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听得一头雾水呢?”温如萍并不能相信公安局的那帮人能越过柏向南这道坎把柏家老太太认的干女儿的丈夫给抓了起来,田海琴的话乍一听起来就像天方夜谭一样难以让她相信,可是冷静过后的她心里不得不打了个激灵,难道真的出大事了吗?

“最近,崇化区葫芦黄金地段的六名拆迁户和一个专门打地产官司的律师窦海德把慕平告上了法庭,这些天我眼皮子老跳,就一直觉得要出些什么事,可慕平却一直说没事,没想到今天晚上他们就来了人把慕平给抓走了!”田海琴哽咽着说,“我琢磨着,这事一定就跟葫芦黄金地段那几块地有关,去年慕平一开始想要拿下那块地的时候我就劝他不要打地产的主意,可他偏是不听,结果……”

“葫芦黄金地段?”温如萍突然警觉起来,“你是说你大哥暗中帮慕平批下的崇化区那几块地?”

“嗯。自从慕平接过葫芦黄金地的开发项目以来,我们就没过过一天可心的日子。”田海琴哽咽着,“大姐,我现在脑子里一团糨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什么都知道了!”

“你先别太激动了,我马上给你大哥打电话,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一有信我就给你打过去。”温如萍这个时候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挂断田海琴的电话后,立马就拨通了柏向南的电话。



2 风声鹤唳

“燕敏，首届罗原世界交流会马上就要开始落实了，我打算以筹备这次交流会为名，专门在罗原市委下面成立了一个罗原市合作交流工作党委，就由你来担任书记好了。”

此时的柏向南正沉浸在和新任情人萧燕敏的温柔乡里忘我地陶醉着，外面发生的事他丝毫没有察觉到任何的风吹草动。

萧燕敏把头紧紧埋在柏向南的胸脯上，娇喘吁吁地盯着她这位新情人，伸过手指头在他嘴边轻轻划着，露出一脸灿烂的笑靥。柏向南紧紧盯着这位比自己小了十一岁的大美女，虽然从年龄上来说，萧燕敏已经不具备任何优势，但她却长着一张和自己年龄并不相符的年轻漂亮的脸蛋，而且平常还戴着一副眼镜，样子极其斯文温柔。这对有着传统审美情趣的柏向南来说自然是不可多得的猎物，所以在厌烦了孔珊珊那样的庸脂俗粉后，他便把目光积聚到了这位原罗原市建设区的女区长身上来。不久，萧燕敏便被柏向南亲自提调到罗原市政府副秘书长的位置上来，其重要性几乎可以和当时掌握着罗原财政大权的林雪微相提并论。

“你不喜欢这个职务吗？”柏向南紧紧盯着萧燕敏灵动如水的眸子，在她唇上轻轻吻了一下，把她搂得更紧，“现在罗原的各项事务都让我精疲力竭了，要给你这么个位置，以后你就可以帮着我分担很多事了。”

“我当然想帮你分担忧愁的。”萧燕敏把身子蜷成一团，紧紧偎在柏向南怀里，柔情蜜意地说着：“可是我在副秘书长的位置上才刚刚坐了一

个月，你这么快就又给我这么重要的位置，就不怕别人说闲话吗？”

“我怕什么？”柏向南吻着萧燕敏的头发，手指轻轻点着她娇嫩的鼻子，毫不在乎地笑着说：“我现在是罗原的皇帝，还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谁敢在底下哼一声的，谁敢哼一声我立马把他给撤了换了！”

“我听说林雪微对咱们的关系已经颇有微词了，要再这么大张旗鼓地重新安置我，你就不怕林雪微发起怒来，把你那些事都给抖了出来？”萧燕敏不无酸意地盯着柏向南的眼睛，“她现在可是罗原的财神奶奶，跺一跺脚，整个罗原就得地动山摇，我可不敢得罪了她的。”

“你呀，吃醋了吧？”柏向南眯着眼笑着搂着怀里温柔得如同一只小猫的萧燕敏，又伸手在她鼻尖上轻轻捏了一下，“你们两个是我的左膀右臂，缺一不可，这就像什么来着？”柏向南皱起眉头想了一会，指着她的眼睛说：“对，你们就好比是我的东宫西宫，林雪微就是我的东宫娘娘，你就是我的西宫娘娘，我身边没了谁也不行的。”

“她东宫我就西宫啊？”萧燕敏故意装作不悦地说：“你还真当自己是皇帝了，想封谁做娘娘就封谁？”

“又吃醋了？”柏向南伸过手在她屁股上轻轻拍着，“这干什么不都得有个先来后到嘛，她先来的所以她就是东宫娘娘，你后到的，当然就只能委屈你做个西宫娘娘了。”

“那还有南宫北宫娘娘呢！”萧燕敏嗤之以鼻地盯着他说，“陶丽娜是南宫娘娘，孔珊珊是北宫娘娘！”

“可哪个娘娘也比不上西宫娘娘得宠啊！”柏向南狡黠地盯着萧燕敏的脸说着，刚把萧燕敏哄开心，轻轻转过她的身子就要来一场鸳鸯戏水的游戏时，摆在床头柜上的手机忽地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

“谁啊？真他妈扫兴！”柏向南紧紧趴在萧燕敏身上，掉过头瞪了眼指示灯一直闪个不停的手机，嘴里不禁骂骂咧咧开了。

“不会是孔珊珊打来的吧？”萧燕敏不失时机地嘲讽了一句，“你好些日子没找孔珊珊了，人家大半夜的想你了呗。”

“不接！”柏向南盯着手机冷冷地哼着，迅速掉转过头，伸手抚摩着萧燕敏的脸蛋，心急火燎地便要动手脱了她身上仅剩的内衣内裤。

手机不停地响着，正在兴头的柏向南再也忍不住了，索性跳起来拿过手机便要关上机，可就在他把手机抓在手里的时候，他才忽然发现原

来是温如萍打来的，不禁嘀咕着按开了接听键，颇不耐烦地对着手机那头的温如萍没好气地问着：“干吗啊，大半夜的有什么事不能明天早上再说吗？”

“你在哪呢？”温如萍知道这么久他都没接电话，肯定又是跟哪个女人搞在一块了，心里不禁窝了一肚子气，劈头盖脸地就朝着手机那头骂了起来，“又在哪个妖精那儿过夜吧？说说，是小妖精还是老妖精？”

一听温如萍来了火，柏向南不得不软了下来，连忙对夫人赔罪着说：“我这不是已经睡下了嘛，累了一天了，你也得理解理解吧？”

“理解？我理解你，谁理解我啊？”温如萍非常愠怒地瞪着话筒，大声嚷嚷着说：“我告诉你，出大事了！你倒好，火烧眉毛了，还有心情风流快活？”

“出什么事了？”柏向南以为温如萍故意吓唬她，漫不经心地说：“有什么事不能明天再说的？你这会儿不是在慈善基金会吗，今天去的人多不多？”

“我是在慈善基金会！可你妈那个干闺女刚才给我打电话哭着求助来了！”

“田海琴？大半夜的她给你打什么电话？”

“我说你是真不知道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呢？邹慕平刚刚被公安局的人抓走了，田海琴说可能是因为崇化区葫芦黄金地段的事情！”

“公安局把邹慕平给抓了？”柏向南把话筒紧紧贴在耳边，失神地盯一眼瞪着两只大眼睛盯着他看的萧燕敏，仿佛不相信似的对着温如萍说着，“不可能吧？公安局不可能没跟我打招呼就把邹慕平给抓了的！”

“怎么不可能？田海琴都哭着打电话求上门来了，这还能有假吗？”温如萍怒不可遏地对着话筒嚷着，“柏向南，你是不是还糊涂着呢？崇化区那几块地当初不是你批给邹慕平的吗？这肯定是有人想揪你的小辫子，故意要拿邹慕平先开刀，你倒跟个没事人似的！你想等着公安局的人也把你带走才开始着急上火是吗？”

“这事是真的？”柏向南不觉沁了一手的冷汗，心里不觉也慌了起来。“好，我知道了，我马上给公安局打电话。你那边先把田海琴给稳住了，千万别跟着一起急，现在关键就是要冷静，冷静，你明白吗？”

“你自己拉的屎，你自己慢慢冷静去吧！”温如萍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柏向南怔怔盯着萧燕敏的脸看着，忽地一翻身从床上跳下来，按开

灯，立马走到电话机旁就给市公安局打了电话。

“喂，我是柏向南，你们有负责的人在吗？”柏向南翕动着嘴唇，冷冷地对着电话那头说着。

“是柏书记啊，您好！”电话那头的人连忙回应着，“这么晚了，柏书记打电话过来有什么指示吗？”

“叫你们在班上职位最高的人来听电话。”

“对不起，现在在班上执勤的人就我的职位最高。”对方恭敬地向柏向南自我介绍着，“我是新上任的副局长小王。柏书记您不会不记得我了吧？”

“噢，是小王啊！”柏向南想起来上个月曾经见过这个刚被提拔上来的副局长，连忙放低语速问着他，“邹慕平的事是你们负责处理的吧？”

“柏书记您是为了邹慕平的事啊！”小王连忙对着话筒说，“事发突然，我们都还没来得及向柏书记汇报这个事，正想着明天一上班就要跟您汇报的。”

“邹慕平犯什么法了，你们要大张旗鼓地抓他？”柏向南突然换了官腔，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口吻责难着小王，“你们摆着盗窃犯杀人犯不去抓，你们抓邹慕平做什么？邹慕平可是我们罗原市的首富，他对我们罗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都是老百姓们有目共睹的，我说你们干吗非要跟一个商人过不去？邹慕平现在和崇化区政府合作开发崇化区葫芦黄金地段，你们这个时候没有来由地就把人给抓了，影响了崇化区的危房改造，谁来负这个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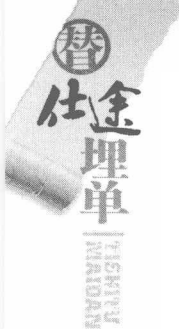
“我们也不想这么干的。”小王连忙赔着小心地说，“柏书记，您难道不知道崇化区葫芦黄金地出了问题吗？省纪委已经着手调查这桩事了，我们突击抓走邹慕平也是省纪委委托省公安厅亲自下达的旨令，您说上面让我们抓人，我们能不抓吗？”

“省纪委？”柏向南心头一颤，这个时候他才真正意识到邹慕平被抓事件的严重性，挂断小王的电话后，他立即拨通了秘书杨慕雪的电话。

“喂，杨慕雪吗？”柏向南努力让自己镇静下来，“你现在在哪，怎么话筒那头那么嘈杂？”

“噢，是柏书记啊，我正和社保局的劳局长在卡拉OK唱歌呢。”杨慕雪微微有了些醉意，“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有什么事？”柏向南不禁气不打一处来地对着话筒训斥着杨慕雪，“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在卡拉 OK 唱歌，喝得醉醺醺的！我跟你说，省纪委和省公安厅已经在查崇化区葫芦黄金地段的事了，今天晚上罗原公安局在省公安厅和省纪委的授意下带走了邹慕平，情况好像大为不妙，你居然事先一点消息也没打探到，还有心思唱歌喝酒，你这个市委秘书长是怎么干事的？”

“邹慕平出事了？”杨慕雪听了柏向南的话，也惊得出了一身冷汗，“省纪委真的出手了？”

“这么大的事我能跟你开玩笑吗？我告诉你，赶紧打电话给崇化区的区长和葫芦黄金地段的具体负责人，马上让他们把葫芦黄金地收归国有，和邹慕平撇清一切关系！”

“好，我马上处理这桩事。”杨慕雪已经被惊得醒了一大半酒，他心里十分清楚，葫芦黄金地的事件要是处理不妥，很可能会牵连大批的政客和商人，而自己更是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一旦省纪委深究起来，他杨慕雪首当其冲，心里不禁掀起了惊涛骇浪。

给杨慕雪刚打完电话，柏向南的手机就又不不停地叫唤了起来。这回是黎贞如打过来的。“向南啊，你弟弟向平被一伙不知来历的人给抓起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老太太几乎是带着哭腔质问着大儿子，“刚才海琴也给我来了电话，说是慕平也被公安局的人给抓走了，你跟我说说，你们几个到底做了什么犯法的事，怎么一下子他们就都被抓起来了呢？”

“妈，您先别急，我一定会想办法把向平弄出来的。”柏向南没想到向平也给中纪委的人带走了，心里突然感觉有如压了一块巨大的石头一般，对他来说，这次省纪委绕过罗原市，直接对邹慕平下手，无形之中对他造成了巨大威胁。但在老太太面前，他不能表露出自己的慌张，只能故作镇静地安慰着黎贞如，“这肯定是个误会，妈，您就放心吧，我马上就想办法把向平找出来。您可千万不能着急上火啊！”

“我能不着急上火吗？”黎贞如又哭又闹地对着话筒说：“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总之一定要把向平给我带回来！向平要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你也就别活了！”

“好，我一定把向平平平安安地给您老带回去。”柏向南心里乱如一团麻，接二连三的坏消息让他更加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而就在这个时

候,杨慕雪又打来了电话,告诉他就在五天之前,时任中国银行金港分行总裁的涂少凯已经被中纪委秘密扣留在北京,接受双规,相关人员已经着手调查涂少凯担任中国银行罗原分行行长及中国银行金港分行总裁期间涉及的违规贷款问题。

“涂少凯也被抓了?”柏向南心里不觉一紧,连声问着杨慕雪,“难道涂少凯被抓和邹慕平的案子也有关吗?”

“邹慕平在接手葫芦黄金地段的开发项目后,因为资金紧缺的缘故,迟迟没有对那块地进行实际开发。按照市政府发布的罗原市城建最新规定,邹慕平免费得到了崇化区葫芦黄金地段的开发权,但是文件中还规定原住民必须回迁到开发地块,邹慕平才可以免费使用葫芦黄金地,可邹慕平在得到土地使用权后,马上又把拆迁的麻烦抛给了崇化区政府。崇化区政府根本不提回迁这一说,而是进行全区动员,强行拆迁,不管地皮上老百姓的意愿,也不管他们肯不肯签订合同,到时候就强行拆除。但有些犟头坚持非要回迁到葫芦黄金地段不可,还找出新文件作为证据,专门委托了一个专门打拆迁官司的律师窦海德,把崇化区政府给起诉了,所以这个事件在老百姓当中引起了极为不好的影响。而坏就坏在邹慕平迟迟没有在原先葫芦黄金地段上把楼盖起来,就连应该支付给一万两千多户拆迁户的拆迁款也是一直没有到位,所以这也让那些刁民有机可乘,把事情给闹大了。”

“邹慕平这小子真的连拆迁款都没有付吗?”柏向南自从得了邹慕平送给他的巨额好处后,根本就没问过葫芦黄金地的建设事项,每天都乐得左拥右抱、风流快活,哪还会顾得上管邹慕平和葫芦黄金地的事?所以,自从邹慕平拿到了那几块地的开发权持续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而相关的建设还没启动起来,柏向南居然一点都不知情。

“邹慕平当初跟崇化区签订合同的外资公司本来就是子虚乌有的,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身陷资金链断裂,举步维艰的泥潭,之所以想要接手葫芦黄金地段的开发项目,也是孤注一掷,想要狠狠地捞上一笔,东山再起。可是资金的缺口很大,邹慕平急于向银行贷到巨额款项,而他名下的香港德运投资有限公司根本就没注册过,无法向银行贷款,于是他又跑到英属维尔京群岛去注册了这样一家公司。该做的手脚都做完了后,邹慕平又用葫芦黄金地段的的地皮作为抵押,向罗原交通银行贷款六点五



亿元,同一天又向罗原农业发展信用总社贷款三点五亿元。据可靠的消息源说,他以这块地皮做抵押,和罗原农业发展信用总社签订的信贷合同中,获得授信额度高达五十亿之多,这三点五亿,只不过是总合同中的第一笔贷款而已。”

“那他这笔钱都用到哪去了?”柏向南连忙问着。他不明白,邹慕平从银行贷到这么多钱,为什么又不着手对葫芦黄金地段进行开发呢。

“要开发葫芦黄金地段,仅凭他从两家银行贷来的款项是完全不够的,所以邹慕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根本没把这笔钱用在支付给崇化区政府、用在支付葫芦黄金地段拆迁户的补偿上,而是拿着那笔钱在香港收购上市公司,填补德凯公司的资金空缺。这么一来,邹慕平把崇化区政府和拆迁户都当成了冤大头,到规定交款的日期时,他一分钱也没有交纳给崇化区政府,所以葫芦黄金地段上的居民也才找到充分的理由把他和崇化区政府一起告上了法庭。”

“什么?他把钱都拿到香港收购上市公司去了?”柏向南恨恨地咬着牙,一拳头重重砸在桌子上,“这可真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邹慕平胆子很大,他在香港大举收购上市公司的资金来源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银行金港分行,这也是引起中纪委对邹慕平和涂少凯注意的诱因。五天前,涂少凯忽然接到中国银行总部紧急回京开会的通知,并被告知会有新的人事任命。当时,银行业界正盛传涂少凯将出任交通银行行长的消息,其实正是在那天,回到北京后的涂少凯一进他下榻的宾馆就被守候多时的中纪委的官员扣留,接受双规。出于种种原因,对扣留涂少凯一事,中纪委予以严格保密,五天以后,也就是今天才行文到罗原,命令罗原市公安局对涉案人员邹慕平采取强制措施。据我通过知情人了解,涂少凯的案子,一年多前省纪委就秘密派人到罗原充当卧底进行调查了,好像当时就掌握了涂少凯和邹慕平勾结在一起进行种种不法勾当的证据,中纪委也是经过多方面调查核实才做出对涂少凯双规的决定。”

“就这些吗?”柏向南心绪不宁地紧紧举着手机,“崇化区那些闹事的居民现在怎么样了?”

“崇化区法院明天就要公开开庭受理葫芦黄金地块案,您有什么指示没有?”

“当然不能让他赢!”柏向南愤怒地拍着桌子,“这帮刁民,等我处理